



年轻人的爱情什么样？
扫一扫 看视频

相亲不该成为两代人自说自话的罗生门



□ 王沛楠

近年来，年轻人的相亲方式新变化，吸引着媒体和公众的目光。新型相亲平台与日俱增，曾经的媒妁之言变成了互联网中的各个细分市场；相亲节目层出不穷，各大电视台和数字平台似乎也找到了吸睛的收视密码；在一些大城市中，每到周末便热闹非凡的相亲角，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年轻人对相亲这种传统形式并不买账，甚至还会抵触与抗拒。他们对此有所排斥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方面，过于看重外在条件的相亲文化，使得相亲逐渐演变成对财富、学历和家庭背景等的衡量。这一过程，使很多人都觉得相亲一点都不浪漫，缺乏培养感情的基础。另一方面，相亲过程中，两代人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也凸显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年轻人为了躲避父母催婚而不敢回家，甚至因这些问题与父母谈崩、使亲子关系降至冰点的状况。

虽然相亲并非新鲜的话题，但当越来越多95后、00后进入相亲市场，传统的相亲文化开始出现变化。通过相亲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投射出代际间关于亲密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差异。

无论是在农业社会的血缘宗族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结构中，家庭始终兼具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双重角色。不少老一代人常挂在嘴边的“凑合搭伙过日子”的逻辑，暗含着他们的一种潜在认知：家庭的本质，更多是一种经济社会关系的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年轻人对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追求，希望跟另一半有更多灵魂和情感上的共鸣，而绝不只是“搭伙过日子”。对比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和面向年轻人的新型相亲平台，不难发现：父母更热衷于参加的相亲角，是用“学历+收入+资产”等标准，精准量化每一个个体，从而追求利益层面的精准匹配；而新兴相亲平台的参与者，则更愿意展现爱好、个性和生活愿景，希望寻找“三观一致”的伴侣。

在《中国式相亲》《新相亲大会》等近几年热播的相亲综艺节目中，不少都会邀请父母甚至祖辈亲人参与相亲过程。节目中，一些父母不仅“越俎代庖”地替子女选择潜在的相亲对象，还会搬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论据。当嘉宾在学历、收入和职业类型中陷入长辈眼中的“硬伤”时，争论甚至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类现象就凸显了两代人之间的核心矛盾。与父母相比，年轻人成长在经济富足、社会开放且个体意志得到释放的时代，婚姻和家庭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体社会化中的必然阶段。美国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就揭示了年轻一代在家庭观念层面的激烈变革。对于情感和精神层面的诉求，使得他们对于进入亲密关系和婚姻存在更多理想的期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年轻人的父辈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在经验层面更多会从利益衡量和价值匹配的角度，谋划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在这一代人看来，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和避风港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相亲在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绝非一道简单的“是非题”。可计量的相亲或许能带来生活的保障，但却不保障情感的满足。罗曼蒂克式的相亲呈现了鲜活的个体价值，但在亲密关系走向深入时，仍然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的挑战。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冲突和争论，投射的是不同代际、不同群体对于“何为家”的差异化理解和期待。

这份理解和期待关乎面包，也关乎理想。一边是饱经社会打磨的父母，一边是踌躇满志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如果一味固执己见、缺乏沟通，那么他们在相亲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的“罗生门”。但两代人若能尝试跨越自己的时代和经验局限，在移情与共情的视角下理解对方的诉求和想法，也许会让相亲这个过程变成代际沟通的一座桥梁，推动两代人达成“何为家”的共识。

一场宾主尽欢的相亲，却偏离了预设航向

□ 之初

春寒料峭，冷冬尚未远去，但春天的气息已经开始弥漫。与沉睡的大地一同复苏的，除了尖尖的嫩芽，潮湿的泥土，还有单身男女们一颗颗雀跃的心。

作为单身留守青年，互联网打工人，不仅害怕被优化，也焦虑着年终奖能否落袋为安，更头疼的是找不到对象怎么办？春节回了趟老家，没能逃过催婚催婚的万年命题。同学聚会，结婚、生娃的不在少数，单身的自己成了异类。也因此，加入滚滚红尘中的相亲大军。

年轻人对相亲的态度，早已不同往昔。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会觉得相亲很low，但通往爱情的路，相亲只是无数条小径之一。相亲曾是处于年轻人鄙视链最底端的求偶方式，如今却成了年轻人提高恋爱效率的良好手段。作为95后的一分子，我对相亲并没有那么排斥与讨厌。身为大厂女子，互联网思维贯穿始终，

脱单一事也不例外。找对象第一步就是要目标坚定，既然已经立了努力脱单的flag，索性先制定个年度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然后拆分一下季度目标与路径，每月来次总结与复盘。接下来就是任务分派，充分发挥社群运营的长处，在与同样单身的同事组成脱单联盟之后，开始广撒网、多捞鱼，每月date一两个潜力对象，以效率和成功率为导向，将脱单项目流程化。

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想象中，不出半年，自己应该有所收获。实际上，目标只是目标。第一个月小有成效，同事小姐姐介绍了自己的朋友，一同组局吃饭。回忆起来，那一场所谓的“相亲”，宾主尽欢，但完全偏离了预设的航向。

为了暖场，我们不再像老一辈那样，一开始就是“哪里人，什么大学毕业，在哪个公司工作，做什么的”等夺命连环追问，而是曲折蜿蜒，从自己所在的公司福利怎么样，加班多不多聊起，然后扩展到互联网行业如今发展面临的问题，吐槽加班多与社畜的辛苦，至于所谓都市男女的

试探与拉扯，暧昧与朦胧，全然无踪影。如果说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尽头是在线交友软件，那么互联网人相亲的尽头则是业务交流与用户访谈。互联网打工人的自觉与内卷，就是不一定带着电脑去相亲，但当工作软件的提示音响起，一定会快速拿起手机，如果是老板的消息，必然秒回。所以，相亲的局面时不时会从沸腾的热烈变成骤然的安静，双方都拿起了手机，处理紧急问题，回复完信息后，彼此会心一笑，达成打工人的辛酸共识。

饭局最后以加了彼此的微信告终。本着是朋友介绍的原则，都不想拂了他人情分，因此见面后偶尔也会聊一下每日做了些什么，今天工作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但始终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作为被动型性格的女生，深知都是互联网人，工作本身也很忙，再加上理性分析对方好像也没有意义，本着及时止损的原则，也就不再试探更多。自然而然，彼此就成了对话框里的末尾，在朋友圈里逐渐淡去。

一次失败的经验不足以让我对相亲望

而止步，但再也不抱有更多的期望。并且在互联网行业里待久了，被吞噬的不仅有自己的时间，还有对于爱情的包容与耐心，相亲时也就没有那么“上头”。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一杯咖啡的时间，一次午餐的碰面，可能就给一段缘分判了“死刑”。

这次相亲，让我发现在爱情里，所谓互联网思维，并非灵丹妙药。互联网里，算不清投入产出比的项目，注定无疾而终，或者最后被流产砍掉。而爱情，恰恰就算不清所谓的ROI(投资回报率)。互联网讲究高效，但爱情有时候，就是一种慢慢喜欢、逐渐上瘾的感觉。不过，如果相亲意味着巨大的时间与真心的投入，但不一定能够有所收获，年轻人也就不可能再轻易往前迈进一步。

毕竟我已经过了相信童话故事年纪，不再对爱情抱有更多的幻想，反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过得足够好，有那么一个人陪伴算是相得益彰，如果没有，也不必强求。



搞了脱单的OKR也没能脱单，算了无数次相亲的ROI，也没能算清是亏还是高，最后的最后，爱情没有神话，相亲没找到对象。我逐渐认清，互联网的效率化并不适配于爱情，投入产出比的衡量也无法应用于爱情，毕竟一辈子那么长，不管爱情还是人生，都急不得。保持足够的耐心，云开雾散自有时。

相亲鄙视链：躺在舒适圈里的层级分明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供图

□ 陈露婧

2022年2月22日，最近200年最多二(爱)的一天，很多地方的民政局都挤满了登记结婚的朋友。我家附近的婚姻登记处，排队的人比周一学校开学时可多多了，地名也好，双榆树，有成双结对富贵有余的意思。

婚姻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婚姻登记就是订立兼具人身和财产双重属性的合同。既然是合同，免不了在正式签字之前你来我往的协商和拉锯，而相亲就是它在当下社会里简单粗暴的捷径。学历、工作、财富、年龄一一摆明车马，各有一套鄙视链，双方推手比划，合则比翼双飞，不合一拍两散，目标上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手段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是节约年轻人工作与加班之外的时间。

当然也有些相亲是父母代行的，各地都有人民公园，各地的人民公园都有相亲角，一场场大型的人才市场双选会遍地开花。合同磋商可以由代理人进行，也可以由自己公司的代表进行。股东想考察一下新的投资对象，完全没毛病。婚姻这项合同，若想生效，特殊之处在于于登记时不能由他人代理，最后签字的得是本人，如果一代到底，那是违法的，要登记的不是民政局，而是公安局。

和大多数合同一样，婚姻在法律上的生效并不是目的，其履行带来的实际效果才是双方共同的目标，要么是人口的增值，要么是财产的增值，二者至少居其一。订立合同的效率公平并不能保证履行时一帆风顺，共享收益自然也得共担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相亲时的“走眼”。承认恋爱长跑的多少年都喂了狗，可能比承认相亲对陌生人的有眼不识更难受，后者说不定还有别的归责对象，比如人民公园里辛勤奔波的家长，埋怨别人总比埋怨自己更舒适。

舒适，或者停留在舒适圈，就是相亲背后婚姻圈层化的追求。不管是两个人生活时质量不能比单身时更低的经济舒适，还是在恋爱征途上不愿意再奋斗的情感躺平，都是它的表征。人总是难以打破舒适圈的，相亲角和婚姻如此，恋爱也何尝不是如此。

日本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的国内首映也刻意选择了2月22日当天。尚在大学阶段的男女主人公因他们在音乐、漫画、游戏上的品位十分合拍而牵手，女主如果在男主家里醒来，会发现书架上的书和自己屋里的也几乎完全一致，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舒适么？从《情书》开始，日本爱情电影就是在找世界上的另一个我。而那些打破舒适圈的恋爱桥段，比如霸道总裁对小白花的一见钟情，再比如两家世仇儿女偏偏要在一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这些是属于琼瑶甚至属于莎士比亚的撕心裂肺，即便是国产影视剧，现在也不好意思直接套用，因为过于珍稀所以容易反复，同样是停留在舒适圈，同样是鄙视链层级分明，爱情价更高，这种价值评判可能比婚姻的当门户对更现代。

所有难以被法律定义的关系都是复杂的，比如爱情，婚姻的境界则简单清晰很多。如果不以婚姻的成立为爱情的目标，不以合同的流产为爱情的遗憾，爱情当然也可以选择舒适。《花束般的恋爱》的最后，被现实打磨的男主向女主求婚，认为即使没有了激烈的感情，两人仍然可以成为合格的家人，女主涕泪横流，但还是拒绝了。现实中这种磨合多年的情侣大概很难拒绝最后把复杂关系简化为法律实体，沉没成本惊人。从顺理成章的拒绝也是对自由的拥抱，是对另一种舒适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被称为矫情，在爱情和爱情电影中请称呼它文艺。

婚姻合同的订立和订立的磋商理论上也是自由的，但和所有合同一样，退出、中止和终结的代价是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排除还有一些人，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缺乏安全感，或者受过情伤，这也让他们难以顺利进入婚恋。

在爱情这件事上，自由并非理所当然

□ 了了

在我的印象里，自从大学时代开始，小君就是个开朗、爱笑、很受欢迎的女同学。每次聚在一起，大家聊天的主题总少不了她的感情近况，她的男朋友换过几个，质量都还不错，中间也没有多少空窗期的间隔。因此，当我听说小君的父母要安排她去相亲的时候，不禁暗自惊叹：难道不论是谁，只要到了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还没结婚，就非得走上相亲这条路？

后来见到几年未见的小君，得知她几次跳槽后，工资越来越高，社交圈子却越来越小，和上一任分手之后，一直没遇到

合适的人。对父母安排的相亲，小君是坚决抵触的。去年迫于压力，见了一个父亲同事的孩子，结果对方也是为了敷衍父母才来的，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连饭都没吃，就友好地结束了无意义的会面。俩人之所以拒绝传统的相亲形式，不是因为不想找对象结婚，而是因为在这种近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下，当事人根本没有依照喜好和心灵契合程度选择接触对象的自主权。

在抵制父母安排的相亲之后，小君顶不住闺蜜的推荐，试用了某个线上交友软件。在这之前，她总觉得这样的交友平台不可靠，后来就想着试一试也不亏什么，没想到竟然认识了好几个印象分还不错，

也诚心想要寻找长期恋爱对象的男生，其中一个已经走到线下准备开始交往。

后来我发现，除了小君之外，最近好几个朋友都在通过线上交友软件寻找爱情。一方面，线上交友平台确实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能在上面见到，但在由系统算法实现的双向选择机制下，你往往能找到条件匹配者。有时候，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前来，往往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虽然线上只是一段(可能的)爱情的开始，但因为这种社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很少会给人带来心理或现实上的负担。

如果要追问：现在的年轻人为何选择在交友平台上寻找爱情？自由或许是最准确的答案。在爱情这件事上，青葱岁

月的我们，总以为自由是理所应当的事，只有旧社会才不让人自由恋爱。但年龄越长，我们便越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现实枷锁，感受到自由的奢侈和可贵。

很多时候，和同行多年的恋爱对象分手之后，人们会突然发现，激情似乎已被耗尽。这时，找个“合适的人”，组成家庭、养育后代，过日子的念想，就会悄悄爬上心头。各种各样的交友平台，就满足了很多人的现实需求，也为那些已经快要向现实妥协的人打开了一扇透气的窗。窗外的光芒或许加了滤镜，未必有看上去那么美好，但那份自由追爱的体验，终究和过日子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或许也是线上交友流行的“爱情密码”。

红娘观察：为何很多优秀的单身男女无法脱单

□ 小惠

如今选择相亲的单身男女越来越多，但脱单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亲难题似乎更加普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作为在相亲机构从业多年的红娘，我也时常思考这一问题。

从客观原因来说，如今的单身男女普遍工作忙，生活节奏快，圈子小，缺少接触

异性的合适机会。大部分人都是从公司到家两点一线式的生活轨迹，白天忙工作，晚上忙加班，是很多人的常态。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遇到合适的异性机会很少。

我认识一些条件不错的姑娘，基本上都是名校背景，高职高薪，单身的的原因是工作太忙，也不认识合适的异性，不得不来相亲平台找对象。可感情上刚有点进展，就又要出差，长时间不见面不利于关系的推进。还记得前年年初，我认识的一个在投行工作的男生，因为疫情无法出差，反而有时间来相亲了。

随着工作水平的提高，大家的择偶要求也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像父母期待的那样，条件合适就马上结婚。现在的年轻人除了考虑基本条件，还会考虑和对方相处舒不舒服，三观是否相像，追求那种说不清楚的对的感觉。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单身男女的择偶需求有些错位，多数男生的择偶要求比较偏传统的，大多喜欢性格温柔、贤惠顾家的女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变高，经济独立，有主见，有个性，不愿意在关系里成为比较弱势的一方。

从主观的原因来看，也有诸多因素值得深入分析。其一，很多单身男女的择偶要求过高。他们很优秀，但对异性期待过高，这其实很难兼容。比如，很多来相亲的男生，对女生颜值要求很高。在我接触的相亲中，男生觉得女生不合适的原因，不合眼缘，这条占了90%的比例。其实生活中，多数都是普通长相，因此外貌协会并不容易脱单。

还有一些相亲者对另一半的期待过高，要求不合实际。我认识一个来相亲的女生，名校本科，央企总部工作，北京户口，个子高，长得有气质，是城市家庭的独生女。我问她择偶要求的时候，她说想找一个学

校比自己好、来自大城市、家境优渥、工作能力强、财务自由的男生，并且希望男生聪明得体、情商高、专一且对她好。符合她要求的男生，有人觉得她不错，可觉得她又差点感觉，而她看上的男生，却表示“再看看其他女生”。正是这种过度的相互挑剔，让很多优秀男女长期单身。

另外，不知道自己的核心需求，择偶要求一直变化的人，也不容易脱单。这种变化不是指在实践后的需求调整，而是今天刚定了这个需求，明天就把这条抛弃。

追求完美、过度挑剔的人，也很难脱单。这类人对异性的要求面面俱到，希望对方没有短板。我认识一个学霸男生，谈吐得体，条件好，就是太追求完美了，不是觉得对方牙齿不够整齐，就是个子不够高，或者性格不够温婉。眼缘性格条件都合适的，见了第二次发现对方父母离异，就又放弃了。就这样，因为一点点的不同意他就放弃，再重新开始相亲。